



王友輝
 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生
 台北市人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
 經歷／
 文化大學助教、貿易公司課長
 現職／
 民心影視公司

作品／
 舞台劇本：九重葛、素描、風景、愛的禮物、
 我們都要長大、會笑的星星、木偶
 奇遇記、銀河之畔、偷情記
 電視劇本：秋月春風

白鷺鷥

舞台劇劇本第一名 王友輝

人物：

李俊：二十幾歲的年青人。
 婆婆：六十五歲左右的老太太。
 舅媽：四十多歲的婦人，剪著短髮。
 阿舅：四十多歲的人，戴眼鏡，書生型。

時間：

從李俊住進阿舅的家起，到李俊離開止。

場景：

以阿舅家為中心的所有地方，包括了起居室、廚房、湖邊、速食店、咖啡座和機場。

楔子

驚蟄

一幕一場	穀雨	(一場)
二幕一場	小滿	(二場)
二幕一場	芒種	(三場)
二幕一場	小暑	(四場)
三幕一場	處暑	(五場)

三幕一場	白露	(六場)
二場	寒露	(七場)
四幕一場	霜降	(八場)
二場	小雪	(九場)
三場	大寒	(十場)
尾聲	雨水	

楔子 驚蟄

△沒有大幕，所以毋需啓幕。

△舞台上只有一些簡單的平台、箱子之類的道具，它們隨時可以成為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有時是桌、有時是椅，有時是床，當然，它也可以是汽車、櫃台，憑著觀眾無限的想像力，它可以是一切。

△舞台上方懸掛了一些半透明的白色紗幕，是牆、是窗簾，也可以是天空。紗幕自由地垂掛著，將舞台的背部襯成了一整塊白色的銀幕。

△當劇場裡的燈光逐漸隱去時，四地裡輕輕響起了一些細微而清晰的聲響。有風聲、有水花濺起聲、有鳥叫、有撲翅聲。

△隨著各種聲響的清晰可辨，背景銀幕悄悄柔進了幻燈：藍色的天襯著青色的山脈，綠油油的草地延伸到清澈的水灣，許許多多白鷺鷥正棲息在水草之間。

△一聲聲雷響起，所有的白鷺鷥振翅飛起，像是大地中揚起的一捧雪。

△撲翅聲和呱噪聲震耳欲聾。

△當幻燈不再急速變換時，一道光柱悄悄代替了它。

李俊：這是我第一次穿西裝，而且這套西裝也不是我的，是我哥借我的。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離開自己的國家，第一次到美國、南加州、舊金山、灣區西岸、我阿舅的家。沒有什麼別的原因，只為了我母親想拿綠卡的那一點心願。她和父親已經快拿到了，為了以後方便，他們便想盡辦法讓我先出來。可是托福考了四、五次，永遠在五百分以下，沒辦法，只好用考察的名義，因此，我得像一個有身份的商人，燙了頭髮、穿上西裝，想盡辦法遮去我臉上的稚氣，所以，就成了這種德性。踏上飛機時，我有點慌、有點怕，若不是我也想闖一闖，若不是我太緊張了，說不定我會放聲大哭，轉身跑回家去。（頓了頓）反正，一切都過去了，我的雙腳已經踏上了美國的土地。是阿舅來接我的，我五歲那年，他就出國留學了，除了照片上的記憶，我腦中對他的印象，是一片空白。

△背景的幻燈打出一張陳舊的照片，是一個歡送的黑白場面，一群人，一堆花環，和許多的感傷。

李俊：據媽告訴我，阿舅是生化超博士，就是拿了兩個博士學位的意思。十五年前，他唸第一個博士的時候，娶了舅媽。大約五年前，舅媽的父親過世了，舅媽的母親，阿舅的岳母，就飛到美國投靠他們來了。這位老太太，我們都叫她親家婆婆，對我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惟一和阿舅有關係的，是他走以前送我和哥每人各一只精工錶。二十年來，他不曾回家，我不知道為什麼，也不敢問。可惜的是，就連那只精工錶，在我小學三年級時，就被人家騙走了。可是，無論如何，阿舅把我接到了這座木造的、別墅式的家裡來了。

△舞台的燈光全亮了，李俊走向左舞台邊，望著場外的阿舅。

李俊：阿舅，我自己來。
△李俊急忙放下旅行袋，往場外走去，可是新皮鞋使他差點絆了一跤，當他穩住時，阿舅已經推著大行李箱進來了。

△一陣自動鐵門降下的馬達聲響了一陣，隨著阿舅進來，「噹！」一聲，外頭車庫到起居室的門關上了。
△李俊有點不好意思地摸摸大行李箱，阿舅兀自走向右舞台某處，做著開水龍頭、洗手的動作，一面和藹地對著李俊說話。

阿舅：坐。

李俊：謝謝。

△李俊坐下了，他瞄了瞄室內，討好地說。

李俊：好漂亮的房子。

△阿舅擦著手，沒有說話，只是微笑著。

李俊：而且好大。

△阿舅笑意更濃，突然想到什麼，轉身打開冰箱，邊找東西邊問李俊。

阿舅：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

△李俊趕緊回答。

李俊：不餓，飛機上吃了好幾餐，也分不清楚是早餐還是晚餐，反正吃了一大堆東西。

△李俊話一完，阿舅顯然找不到什麼東西而摔上冰箱的門，口氣不太好，嚇了李俊一跳。

阿舅：搞什麼名堂，成天買東西，一冰箱的怪東西，連可以吃的饅頭也沒有，亂七八糟！

△李俊微低著頭，他急忙補一句話，或許想平息阿舅突如其來的怒氣吧！

李俊：阿舅，我不餓，別麻煩了。

△阿舅只好倒了一杯水給李俊，算是一種補償吧！

李俊：謝謝！

△李俊禮貌地接過水，微微喝了一口。阿舅則坐在李俊身邊，厚眼鏡後的眼神望著李俊，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陌生。

阿舅：你們都好吧？

李俊：都很好。我來以前，還到宜蘭去看過外公、外婆，他們都很好，外婆的腳剛開過刀，現在還躺在牀上，可是精神很好；外公還是跟以前一樣，騎著腳踏車到處逛……

△阿舅仔細聽著，思緒似乎飛回了許久許久以前，臉上的表情分辨不出是感慨還是思念，他並沒有回答一個字。

△李俊一面察顏觀色，一面彬彬有禮地說著，一陣鐵門昇起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他轉頭看向左舞台，隨即站了起來。

李俊：舅媽好，婆婆好！

△舅媽抱著一大包牛皮紙大口袋裝的東西，劈劈叭叭地踩著高跟鞋走了進來，她身上黑色的斗篷隨著她急速的步伐飄起，彷彿一隻捧著獵物的大黑蛾。她橫穿過舞台，到了右舞台，放下大口袋。她沒說什麼，只回了李俊一聲「好！」

△隨著舅媽後面進來的，是髮鬢已蒼的婆婆。她手握著一小包東西，嘴裡含著東西似得，不清不楚地說著。婆婆：來啦！對不起哦！舅媽帶我去 China Town 買了一種特別的絲線，只有週末才有的賣，所以沒去接你，對不起喲！

李俊：不用客氣了，婆婆！阿舅接我可以了，謝謝您！

△婆婆一面解釋著，一面就上了樓。

婆婆：你要來，你阿舅一定要我們去接你哪！

△阿舅臉上掠過一絲愠色，但沒有發作。

△舅媽隨手拿了一罐核桃仁之類的零嘴，在阿舅身邊坐下，一面吃，一面問李俊，李俊顯然因婆婆剛才的話而有些尷尬。

舅媽：坐呀！坐了多久的飛機？累不累？

△李俊還沒來得及回答，阿舅有點不悅地搶著說。

阿舅：妳這個人，怎麼東西就自己一個人吃。

舅媽：哦！李俊，要不要來一點？

△李俊更形尷尬，也還沒回答，阿舅就將罐子一把拿了過去，在李俊手中倒了一些核桃仁。

△李俊只能一再「謝謝、夠了、謝謝！」，而舅媽沒當一回事地，仍然邊吃邊說。

舅媽：禮拜六到 China Town 真是不聰明，擠得半死，停車又麻煩得要命，真是的，媽就非要我帶她去買東西不

可。

△阿舅瞪了舅媽一眼，舅媽依然沒當一回事。

△李俊一面嚼著核仁，一面小心翼翼地回答。

李俊：爸媽都要我問舅媽好，還要我帶了一些小禮物來。

△想解圍似得，李俊急忙站起來，將大行李箱放倒在地上，就要開箱。

舅媽：那麼客氣幹什麼？二姊也真是的，每次都托人帶東西來，其實我們也不缺什麼。

△阿舅雖然沒有說話，但是鏡片後的那雙眼睛，已經快噴出火來了。

△李俊從箱中捧了一大堆零嘴，堆在阿舅和舅媽中間的小几上，然後又回到箱子旁，仔細搜尋。

△阿舅翻了翻小零嘴堆，笑了，他拿起一包花生酥。

阿舅：哇！這麼多東西，我怕胖囉！

△雖然這麼說，阿舅忙不迭地就拆了封口，拿出一塊，仔細品嚐著來自故鄉的甜蜜，充滿了孩稚般的喜悅。

△李俊又拿了幾件衣服，是給舅媽的，舅媽雖是滿口謝，但將衣服隨意在身上比劃了幾下，便放在桌上了。

△李俊還拿了幾個景泰藍飾物，每個都打了漂亮的中國結，他看看樓上，一面充滿討好的笑意說著。

李俊：這些是要送給婆婆的。

△舅媽扯起嗓子叫著。

舅媽：媽！李俊送你東西啦！

△婆婆應了一聲，然後慢條斯理地下了樓。

婆婆：唉呀！那麼客氣做什麼？

李俊：不知道婆婆喜不喜歡？這些是景泰藍的裝飾品。

△婆婆接過飾物，很高興的樣子。

婆婆：很漂亮耶！丫頭，你說是不是？

△當婆婆兀自佩戴著飾物時，舅媽冷不防插了一句。

舅媽：我要去加班了。

△話才說完，舅媽便已走到門邊，一陣風似得走了，門外響起了鐵門升降的聲音。

△當鐵門聲落定，婆婆收拾好飾物，輕描淡寫地說。

婆婆：報上說景泰藍有輻射綫，不知道這些有沒有？

△李俊強裝著笑容。

李俊：我想，大概不會吧！

△婆婆微微一笑，又上樓去了，依然帶走了那些送她的禮物。

△彷彿一切的經過都不曾與阿舅發生關係，他拍一拍滿是花生屑的手，站了起來。
阿舅：你看看電視吧！坐一會兒，我要到實驗室去一下。

△李俊有點被拋棄的慌張。

李俊：哦！好！那——這些行李？

阿舅：行李等一下拿到樓上書房吧！你委屈一下，睡書房哦！年輕人嘛！

李俊：沒有關係的，那裡都好。麻煩你們，真不好意思。

△阿舅用遙控器開了電視。

阿舅：坐！看看電視哦！

△李俊等阿舅走了，在鐵門升降聲中才鬆了一口氣，跌坐在沙發椅上，但只一瞬間，他又警覺地坐直了身子，規規矩矩地坐著，無神地望著那架超大的電視機。

△有那麼一會兒，他放鬆了，撫著腳旁兩側的沙發墊，四周望著，他眼睛盯上了電視遙控器之後，舌頭舐了舐乾乾的唇，猶豫了好久，才決定伸手去拿遙控器。把玩了半天，他才敢拿起遙控器對準電視，按著上面的鍵鈕，有點興奮地笑了。

△婆婆冷不防地從樓上探出了半個頭，鬼魅似得叫了李俊一聲，李俊倒抽口氣，瞪大了眼，看了半天，才知道是樓上傳出的聲音。

婆婆：李俊！

李俊：哦！婆婆！

△李俊手足無措地站起來。

婆婆：要不要休息一下？坐了那麼久的飛機，很累吧？

李俊：還好，沒關係的。

婆婆：你把行李整理一下，拿一些要用的東西出來就可以了。行李箱可以放在車庫裡，我們的車庫好亂，你阿舅也忙，也懶得整理，每次鐵門一打開，我和你舅媽都很不好意思，像個垃圾堆一樣。

△李俊陪了個笑臉。

李俊：好的，我現在就整理。

△婆婆在上頭繼續說。

婆婆：行李箱那麼重，不好拿上樓來的。

李俊：是呀！我以前就是搬家搬太重的書，才受傷的耶！

△李俊一面蹲下去，打開行李箱，一面說著。

婆婆：你反正不會住太久嘛！拿一些換洗衣服就可以了，缺什麼再下去找，不會太麻煩的。

△李俊稍稍停了一下，忍住了，又繼續找衣物。

婆婆：我的禱告時間到了，唉！我一天要做好多功課呢！李俊呀！你要信上帝哦！信上帝會得永生的。

△婆婆的身影隨著她的聲音消失了。

△李俊蹲在地上，楞楞地。電視機裡的英語嘰哩呱啦叫嚷著。好煩人，李俊拿起了遙控器，對準電視機，使勁一按。空氣一下子跌入了死寂之中。李俊靠著沙發椅，靜了那麼一會兒，低頭拿出一些白色的內衣褲。

△燈光在靜寂中緩緩暗去。

△幻燈打出一片山明水秀，只是斜斜地落著雨點。耳邊響起了浙瀝的雨聲。

△因著幻燈的餘光，我們可以看出李俊拉上行李箱的拉鍊，將行李箱推到左舞台外的車房裡。然後將旅行袋和一堆衣物抱上了樓。

△婆婆換了一件晨袍，輕巧地下了樓，到右舞台廚房的地方。

一場 穀雨

△當雨聲逐漸埋入土中，室內的燈光昏黃地灑上舞台，幻燈逐漸隱去。

△婆婆起勁地洗菜、切菜，專注的神情，彷彿正從事一件偉大的事。她嘴裡還含糊地哼唱著聖歌，乍聽像是英文，但又好像是國語。

△李俊換了一套便裝，人也活潑起來了，他一蹦一跳地下了樓，他用著愉悅的口吻向婆婆打招呼。

李俊：婆婆好！在忙呀！

△大概沒料到李俊會如此輕鬆，婆婆稍稍楞了一下，她依舊平靜地回答。

婆婆：是呀！做晚飯哪！

李俊：這麼早，才四點多耶！

婆婆：我喜歡慢慢做，一個人呀！忙不過來的。

李俊：那我來幫忙，我也會的。

△李俊就要插手，婆婆立刻阻止他。

婆婆：不用了，你不熟悉的。

李俊：沒關係啦！我在家都幫媽媽做飯的。

婆婆：不用了，你在旁邊陪我就可以了。李俊呀！你不知道，你是客人。

李俊：婆婆，不好意思，打擾你們了。

婆婆：也沒什麼啦！只是中午沒去接你，你阿舅還發了一頓脾氣呢！

李俊：對不起！我！

婆婆：你阿舅脾氣大得很。我呀！幫他們做老媽子，他們還嫌我呢？每次就是為他們準備這一餐就夠我忙的。你想想，他們兩個人上班忙得要命，我當老媽子替他們做家事、看房子，也不花他們的錢。我每個月都有 Food Stamp 領，兩個月積下來，也有一兩百塊，你舅媽就要到 China Town 買中國菜，是用我的錢呢！

△婆婆半急半解釋地吐完了一口苦水，靜了一下，反而使李俊有些難堪。他試著找話題。

李俊：婆婆，你們還是吃中國菜呀？

婆婆：是呀！不過早餐是吃吐司、喝牛奶啦！你舅媽、阿舅怕發胖，還只喝黑咖啡呢！中午他們也不回來吃，在外面隨便買個 Sandwich 吃吃就算飽了。我呢！幾片餅乾也就夠了，不會多吃他們什麼的。

△李俊顯然找錯了話題，他嚥了口口水，再試一次。

李俊：呢！婆婆做什麼菜呀？

婆婆：銀魚炒蛋，這是最愛吃的。銀魚是從 China Town 買的，很新鮮吔！

李俊：這裡買中國菜很方便嘛！

婆婆：是呀！舊金山就是天氣好，買東西也方便，以後你就知道了，別的地方是沒有這裡舒服的。

△這次似乎對了胃，婆婆既得意又開心地回答著。一邊用刀仔細地切著。

婆婆：這豆腐乾是全 China Town 最好的，我打算做一道酢醬四丁、豆腐乾、黃瓜、胡蘿蔔和豬肉，對了，你聞聞這豆瓣醬，挺香的吔！

△她興奮地打開一罐豆瓣醬，湊到李俊鼻下讓他聞。李俊識趣地聞了聞。

李俊：很香吔！是那裡做的？

婆婆：四川。

李俊：四川？

婆婆：當然囉！這裡好就好在南北雜貨，樣樣俱全哪！

△婆婆放下罐子，又繼續她的切功。

△李俊再度僵住了，彷彿剛結束一個敏感的話題，他不知如何啓口。

△倒是婆婆若無其事地解了小小的圍。

婆婆：我再過兩個月，到美國就滿五年了，滿五年就可以考公民，我就有 Welfare（養老金），就可以申請老人公寓，搬出去自己一個人住，多清靜，也不必每天替人家做老媽子，還嫌我呢！

李俊：不會的，怎麼會嫌妳呢！

婆婆：你不知道，他們都不跟我說話，他們說下了班，累死了，沒有力氣說話啦！吃飯的時候也不跟我說話，沒有力氣說話，不跟我說話，我就跟上帝說話。

△婆婆略顯激動地說完，喘著氣。李俊不知所措、驚訝地望著婆婆。在這一剎間，婆婆似乎回到了現實，她

理了一下鬢角。

婆婆：離開台北也很久了，有沒有什麼改變？

△李俊終於抓到了一個可以發揮的話題了，他急急忙忙地接著腔。

李俊：很多大樓都蓋起來了，進步蠻多的，對了，以前婆婆住的雙溪外面，現在蓋了個中影文化城，每天都有好多觀光客去那裡呢！車子擠得不得了。

△婆婆似乎跌入了回憶。

婆婆：以前我總要擠校車到士林去買菜，買了菜，提著好重的籃子再擠公車到校門外，然後再走進去，爬上山坡

……

△燈光暗轉，幻燈打出了雙溪的風光，校園裡大學生打球的嬉鬧聲漸漸淡入。

△頭上包著花頭巾，還撐一把洋傘，婆婆回到了多年以前，有十幾年了吧！她拎了一個很重的、裝滿各種菜蔬的菜籃子。一面喃喃地說。

婆婆：我每次都會買很多好東西，我們教授家裡要吃最好的才行。牛肉要上肉去筋，魚要吃黃魚、銀魚，一點腥味我都不不要，一定是最新鮮的……台北太糟了，空氣一點也不新鮮，還是雙溪好，可是爬那個累死人的山坡，每一次我都喘不過氣來……雨也是一直下，下得氣都透不過來，我最討厭下雨，每次我去學國畫、學插花就下雨，下得我透不過氣來……真想不學算了，可是教授太太不能太丟臉，顏面還是要顧全的，我是一個大學教授太太哪！國畫、插花、做禮拜、打毛綫、唉！……

△嬉鬧聲隨著一陣鐘聲，漸漸淡出。

婆婆：他們都叫我師母，師母早、師母好，我總是微微一笑，點一點頭。

△當幻燈暗轉時，婆婆收起了洋傘、菜籃和頭巾，動作是徐而不迫的。

△燈光又恢復了先前的亮度。李俊接續地答著。

李俊：是呀！那時媽帶我和哥，還有小阿姨，到山上去玩，婆婆家好乾淨、好漂亮，我們還在教堂前照相留念呢！

婆婆：你那時才那麼點大，現在都長高了，可是臉一點也沒變，還是那副可愛的樣子。

△兩人都笑了，李俊不好意思地摸摸自己已冒出鬚根的下巴，笑得好開心。

△電話鈴聲急急地打破了這短暫的祥和與溫馨。

△婆婆被驚醒似得跑向茶几上的電話，她拿起話筒。

婆婆：Hallo！

△她的聲音是甜蜜而顫抖的，有點討好的意味，但口吃使那腔調變了樣。

△突然，她的聲調變得有些不悅和冰冷。放下話筒，走回廚房。

婆婆：你阿舅的電話。

△李俊急忙接起電話，彷彿遇到了故人。

李俊：喂！我是李俊。……：喂！舅媽還沒回來……：哦！不必麻煩了……：……

△婆婆冷眼望著講著電話的李俊，她似乎是故意的，發出了砰砰的響聲。

李俊：好，我會告訴舅媽。……：喂！好！我知道……：喂！再見！

△李俊掛了電話。婆婆立刻問他。

婆婆：又要出去吃飯，是不是？

△李俊不敢回答，點點頭。婆婆不再說話了，氣嘟嘟地把洗切好的菜放進冰箱裡。李俊想幫忙，手伸出去，

又縮回來，他只好乖乖地坐在沙發上，獨自承擔這冷漠的空氣。

△婆婆收拾好了，她擦擦手，故作輕鬆地說。

婆婆：不作飯也省事，我最不喜歡做廚房裡的事了，以前我在上海的時候，可沒下過什麼廚房呢！

△婆婆轉身要上樓去了。

婆婆：我還是在唸我的聖經，聖經是最有用的書，李俊呀！要相信上帝的話，信上帝有喜樂、信上帝得永生。聽

婆婆的話沒錯的。

△丟下了難過的李俊，他枯坐了一會兒，翻開報紙，看不懂幾個字，放下報紙，又只好開電視了。

△電視機傳來唐老鴨的聲音，他笑了，熟悉的聲音使李俊暫時忘記了剛才的不快。

△沒多久，鐵門升降聲又響，舅媽回來了。李俊還是禮貌地站了起來。

李俊：舅媽，回來啦！

舅媽：是呀！累死了。

△舅媽一屁股坐上了沙發，順手撕開李俊帶來的零嘴，一口又一口地吃了起來。

△李俊坐下，好心地問著。

李俊：禮拜六下午沒放假呀？

舅媽：這裡禮拜六全天放假。公司有急事，我才趕去處理的。你下午都在幹嘛？

李俊：沒什麼，陪婆婆聊天，看看電視。

舅媽：多看電視，英文進步得比較快，很好。唉！我媽呀！我就是和她沒話說，一聊天就吵架，哈！

△舅媽自我解嘲地笑了兩聲。

李俊：哦！阿舅要你打電話給他。

舅媽：幹嘛？

△李俊正要回答，婆婆不知不覺下了樓，插嘴打斷李俊的答話。

婆婆：丫頭，回來啦？

舅媽：喂！

△舅媽按著電話鍵，沒理會。婆婆堆滿了笑容。

婆婆：累不累呀？這公司也真累人，禮拜六週末還加班！

△舅媽沒好氣地說。

舅媽：有事嘛！喂！找陳立德。……地！幹嘛？……好呀！去那一家？……隨便哪！

△舅媽愉快地講著電話，一面問李俊。

舅媽：李俊，想吃什麼菜？

△李俊尚未回答，舅媽卻又已講上電話了。

△婆婆佇立在廚房流理枱旁，不發一言，一動也不動。

舅媽：不好啦！那家難吃死了……喂！菜是不差，可是廚房近餐廳，油煙太多啦！每次吃完回來，一身都是菜味

煙味。……可以，好！恐怕要先訂位吧……訂幾人份？……喂！OK！等你哦！Bye！

△舅媽掛了電話，婆婆才解困了似得，故作輕鬆地問。

婆婆：去那家呀？別去金富貴了，那裡擺了個大肚佛，供偶像哪！噁心死了，去那裡我可不去。

舅媽：你這人也真是的，擺個大肚佛礙著你什麼了？

△舅媽沒好氣地回了嘴，按著電話鍵訂位。

舅媽：喂！

△婆婆狠狠地說。

婆婆：那是偶像哪！上帝耶和華原諒你的無知。

△不待舅媽發作，婆婆轉身便上樓去了。

舅媽：真是的！喂！對不起，訂八人份，六點半、好！John 陳，對！

△掛了電話，舅媽也不管李俊，兀自到後房去了。立刻，傳來斷斷續續的鋼琴曲，那破碎的音符和唐老鴨的

笑聲組成了一曲滑稽的樂章。李俊茫然地望著電視，那些畫面恐怕都已無意義了。

△鐵門聲又響了，是阿舅回來了。李俊照例起身迎入了阿舅，等阿舅坐下，自己才坐下。

△鋼琴聲仍持續著。

△阿舅拿起遙控器，選台。

阿舅：看卡通呀？看看有沒有新聞。

△電視機傳出了播報新聞的男聲，很有權威的聲調。

阿舅：喂！你有沒有打電話回台北？

李俊：哦！還沒。婆婆說晚上打比較便宜。

阿舅：嗯！

李俊：阿舅週末還那麼忙？

阿舅：自己的公司嘛！每天都是這樣。那天帶你去參觀一下，實驗室啦！也沒什麼。

△鋼琴聲忽然停了。舅媽走了出來，她整整衣服。

舅媽：走吧！晚了會堵車子。

阿舅：好！李俊，走吧！

李俊：哦！好！

△阿舅問舅媽。

阿舅：媽呢？不叫她？

舅媽：媽！去吃飯了。

△驀然裡，婆婆又探出了頭，她愁著眉。

婆婆：我牙疼，也吃不了東西，你們去就好了。

舅媽：走啦！媽！

婆婆：牙痛得要命！妳明天要記得替我掛號看牙醫喲！我不去了，等一下煮個泡飯隨便吃吃就好了。去吧！

Have a good time!

△婆婆裝作很高興的樣子，笑著咬出了一口破碎的英語，舅媽搖搖頭，不再理她。

舅媽：走吧！去晚了又被林副總他們嘲笑了。

△三人走了，在鐵門升降聲中，婆婆落寞地走下樓來，望著左舞台，燈漸暗去。

△淅瀝的雨聲又響起，有點淒涼的愁意。

△幻燈打出了一片水草地，偌大的地面卻只有一隻白鷺鷥在洗刷著牠的白羽。

△雨聲漸隱。

△婆婆幽然的身影和幻燈上的那隻白鷺鷥恰成了相看兩不厭的兩座冰山，冷冷地在舞台上散發出一股寒意。

二場 小滿

△幻燈上驚驚的畫面逐漸隱去，依舊是一片油綠綠的水草地，在陽光底下閃閃發亮，沒有風，吹不動草，也激不起漣漪，像一幅懸掛在天際的油畫。

△當幻燈上驚驚的身影隱去的同時，婆婆也移動了。因著幻燈的餘光，我們可以看見她坐在沙發上打電話，當室內的光綫逐漸代替幻燈時，我們才真正聽見婆婆稍稍壓低的嗓音。

婆婆……好！奶奶愛妳，換妹妹說話了。……噢！是奶奶呀！妳愛不愛奶奶？……奶奶每天都在為妳做髮結吔！……十個，好不好？……高不高興？愛不愛奶奶？……真的呀？好棒！妹妹最能幹了，比賽得了第一名，奶奶有賞……噢！送妳一個景泰藍的項鍊……景泰藍很貴的吔！而且好漂亮，送給妳，好不好？……對！下次就寄給妳。可是妳們要回信吔！奶奶很久沒有收到妳們用中文寫的信了……不給奶奶回信，奶奶就不送東西給妳們了吔！……噢！……好……晚安，Good night！找爸爸來聽電話……兒子呀！好不好呀？……媽媽很想念你們……呢！不行呀！呢！我好多事要做呢！……呢！我馬上就要考美國公民了，要先準備啦！……呢！不要！對你們年輕人容易，對老太太可不簡單呢！媽媽老了，記憶力不好囉！……不用了，等考過了我再去玩吧！噢！該寄給媽媽的錢……哦！阿青已經寄了？……還沒收到呀！……好……寄了就好……

△李俊打著哈欠，神情輕鬆地下了樓。婆婆看見了他，語氣急了些，音量也放大了。
婆婆：好！電話費太貴了，下次再打！上帝祝福你！再見！Good night！

△很快地，婆婆掛了電話，沒待李俊開口，便解釋著。

婆婆：是我那兩個孫女，老人家嘛！想念孫女吔！哦！現在那裡已經吃過晚飯了！時差嘛！再晚一點他們都要睡覺了。我以前帶過她們，捨不得吔！

△李俊根本摸不著婆婆急切解釋的頭緒，只能點頭以示應和。

婆婆：我住在你阿舅家也沒花什麼錢，偶而打打電話嘛！

李俊：噢！婆婆在熬草藥？

婆婆：吔！還不是！

李俊：牙痛還沒好呀？

婆婆：是呀！疼死我了！哦！是為你阿舅熬的，他都不知道，那是很貴的草藥吔！

李俊：阿舅也不舒服？

婆婆：不是啦！是他身上長的白斑，你沒注意到嗎？臉上、手上都有呢！很可怕吔！

李俊：哦！我以為是在實驗室裡燒傷的呢！

婆婆：不是，那年他從大陸上回來沒多久，就得了這個怪病，治都治不好，我看——是報應呢！

△李俊沒懂，也不敢再問，只是應了一聲「哦！」

△婆婆似乎也忌諱著什麼，很快便轉了話題，指著茶几上的一封信和報紙。

婆婆：中文報紙來了，我還幫你拿了一封信。

李俊：謝謝！今天好晚才來吔！

△婆婆走向廚房，一面說著。

婆婆：是呀！美國郵差最舒服了，放假好多，工作輕鬆，薪水也很高哪！很多中國人都去考呢！我們這一帶的那

個郵差，我常看他跑到籃球場打完籃球才送信呢！趕快看看，是誰來的信？

△李俊看著信封上的名字，拆著封口。

李俊：婆婆看過報紙了？

婆婆：吔！唉呀！也沒什麼好看的，我通常只看第三版的一些小典故，其他的我才不看呢！都是什麼兇殺案啦！犯罪啦！反正跟我也沒關係。唉！我眼睛不好，看久了會流眼淚呢！我還是覺得聖經最好，聖經是最有用的一本書，人的一生只要看聖經就夠了，什麼都有了……

△李俊顯然因為看信，沒注意婆婆在說些什麼。婆婆也識趣地不說話了。她掀開熬草藥的土陶罐子，噴出了一股白煙。

△李俊看完信，收好，拿起電視遙控器，討好地問婆婆。

李俊：婆婆想看什麼電視？

婆婆：我不看電視，眼睛不好嘛！我住在你阿舅家，替他們省錢呢！電費也不便宜呀！

△這話使李俊停住了就要按下的遙控器，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婆婆依舊是慢條斯理地說著，她又在準備晚餐了。

婆婆：你們年輕人看看電視也好嘛！在美國呀！沒有車、不會開車就像沒有腳一樣，我看你這幾天呀是悶慌囉！

李俊：還好，平常在家裡我也很少出門玩。

婆婆：他們平常上班忙，也不管我，家裡有我這個老太婆照顧，他們更輕鬆囉！可是還是嫌我……

△李俊只好站起來，倚著流理檯邊，安慰地說。

李俊：不會的啦！婆婆不要想太多了。

△婆婆正想說些什麼，鐵門的聲音響了，婆婆趕緊打住了，急急拿了個杯子，把藥罐裡的藥倒入杯中。

婆婆：今天怎麼這麼早。

△進來的卻是舅媽。婆婆立刻堆滿笑容，迎上去接了舅媽脫下的外衣。

婆婆：丫頭，今天好早哦！

舅媽：吔！下午有健身時間，我想想還是回家做健身操算了。

婆婆：對！早點回來，省事嘛！

△婆婆轉而對李俊說。

婆婆：舅媽公司就是制度好，還有什麼健身時間，美國的公司就有這些好處。

△舅媽也沒說什麼，拿回外衣，逕自上樓去了。

婆婆：舅媽公司太依賴她了，沒有她在，老板都放心不下呢！她是好能幹喲！以前你阿舅還在唸博士，都是靠她一個人賺錢養家呢！

李俊：哦！

婆婆：你都不知道，要不是你舅媽，這個家那有今天？以前我剛來的時候，你阿舅賺的都沒你舅媽多呢！你是幸運喲！當阿舅情況最好的時候來，以前那有這麼好……

△舅媽已經換好了韻律裝下樓來，婆婆也不再對李俊說話了。

婆婆：丫頭，餓不餓？晚飯馬上就好了，今天吃素抄四樣，還有！

舅媽：好！

△舅媽毫不在意地打斷了婆婆的話，拿出錄影帶，放入錄影機，打開電視機，珍芳達健美操的聲音傳來。她立刻跟著做起操來了。

△李俊在廚房這邊，只好和婆婆搭訕。

李俊：婆婆，要不要我幫什麼忙？

婆婆：你幫我找一罐雞湯，打開它。

△李俊很高興地照著做了，有事做令他不再尷尬，而初次做事，恐出錯的心理卻使他顯得有些緊張。

婆婆：美國人是不用瓦斯爐的，你看，都用這種電爐，又方便，又容易清潔，比瓦斯爐好用多了。

△突然婆婆提高嗓音問舅媽。

婆婆：丫頭，有沒有替舅媽打電話給牙醫？

△舅媽邊做邊回答。

舅媽：今天太忙，忘了。明天再打。

△婆婆有些不悅。

婆婆：唉呀！媽媽都疼死了。我是想省一點錢，可是牙壞了，也沒辦法呀！現在忍了那麼久，健康保險單寄來了，我才能替你替我預約的。你要是沒空帶我去，也沒有關係，Mrs. Allen 會帶我去。

△舅媽沒有理會，婆婆便對著李俊說話。

婆婆：Allen 是一個日本人，嫁給一個美國人，是教會裡的朋友。還是教會裡的教友好，她們都好熱心，你舅媽沒空，都是她們開車帶我去看醫生啦！上教會啦！還是教友好。

△婆婆不再說話了，於是韻律操旋律和口令充滿了整個空間。三人都默默地做著自己的事。

△不一會兒，鐵門又響了，是阿舅回來了。他進來後，舅媽並沒有停下來，阿舅有點半開玩笑地打趣。

阿舅：做什麼呀！會扭斷腰喲！

△舅媽沒理會，阿舅坐下翻一翻信件，一面說。

阿舅：喂！我想看看新聞吧！

△阿舅看手中的信看入了神，也沒再說話。舅媽專心地做著操。婆婆則端上裝了草藥的杯子，然後上了樓。

△阿舅看完了信，他看一眼杯子，皺了眉，還是喝下去。李俊靜靜站在一旁，努力思索話題，正要開口，阿舅突然提高嗓門。

阿舅：喂！你有沒有聽到，人家要看新聞！

△舅媽還是專心做她的操。阿舅更大聲了。

阿舅：我要看新聞啦！跳什麼跳，要跳不會到健身房去跳，在家裡窮跳什麼？——聽到沒有？

△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吼，嚇了李俊一跳，他沒看過阿舅發脾氣，尤其當著他的面。只好識相地上樓去了。

△此時舅媽不能再裝作沒聽見了，她停了下來，關了機器，抹一抹汗水淋漓的臉。

阿舅：搞什麼名堂，人家上了一天的班，回來看個新聞也不行，像什麼話！

△舅媽看阿舅一眼，沒說話便上樓去了。阿舅繼續喃喃罵著，一面打開電視。

阿舅：什麼年紀了，健什麼美，不像話……

△婆婆顯然是怒氣沖沖，又不敢說話，下了樓逕自做著廚房的事，她偷看阿舅好幾眼，自己嘴裡無聲地嘟囔著。

△電視裡傳來美式足賽的播報和喧嘩聲，使阿舅忘卻了憤怒，專心看著球賽。

△一會兒，舅媽換上了便服，下樓來幫忙婆婆，三人都沒有說話，只有喧鬧的電視充滿著難堪的空間。

△婆婆和舅媽弄好了一切，又把餐桌弄好，舅媽大聲叫李俊。

舅媽：李俊，吃飯囉！

△李俊彷彿早已等待很久了，立刻下樓來，他訕訕地叫著阿舅吃飯。

李俊：阿舅，吃飯了。

△阿舅遲疑了一下，關掉電視，四人便同桌吃起飯來。靜靜的，沒有人說話，只聽見碗筷輕輕的響聲。

△大概是想打破這個沉靜，婆婆若無其事的對舅媽說。

婆婆：隔壁那隻貓又到我們家院子大便了。

△沒有人回答。

婆婆：我已經噴了藥水，下次牠一定不敢來了。

舅媽：那種藥水臭死了，人都受不了了。

婆婆：那——那我不用了。

舅媽：那種藥水人聞多了恐怕不好。

婆婆：我也不怕死了，天上的地皮已經準備好了，我也不怕了。

舅媽：媽！妳幹嘛！好像做房地產生意一樣。

婆婆：真的呀！信上帝得永生，丫頭呀！

舅媽：我不相信啦！

婆婆：丫頭，到時候妳就知道了，媽是為妳好……

舅媽：立德，下禮拜六現代舞去不去看？

阿舅：好呀！一起去看嘛！連李俊。

婆婆：我不去了啦！你們年輕人去嘛！李俊一定悶慌了，整天都待在家裡。

舅媽：我明天打電話去訂票。四個人一起去。

婆婆：妳記得要幫我打電話給牙醫啲！

舅媽：知道了，記得，一定記得。老媽媽真嚙蘇。

△舅媽有一點開玩笑的樣子。

婆婆：人老了，是嚙蘇一點嘛！——吔！我今天打電話給小丫頭們，小文得了演講比賽第一名吔！

△阿舅和舅媽都很關心地同時問道。

阿舅

舅媽：真的？

婆婆：嗯！小文最聰明了，比她姊姊認真。

舅媽：妳就是偏心。

婆婆：沒辦法，她那麼小我就照顧她，捨不得呀！其實兩個孩子我都疼，只是對小文多一點感情嘛！

△婆婆辯解著。阿舅吃飽了，站起來，離開餐桌坐到沙發上，打開電視。他剝了一根香蕉的皮，吃著。

婆婆：李俊，多吃一點。把這些菜都吃了，剩了也沒人要吃，吃完它。

△李俊沒說話，滿嘴塞了菜，點點頭，努力吃著。

△一會兒，舅媽也吃飽了，她坐到阿舅身旁。

△婆婆一口一口慢慢地嚼著。

△李俊很快吃飽了，他收拾著碗筷，放到洗碗槽中，捲起衣袖，就要洗。

舅媽：放著，李俊，我來洗。

△可是舅媽並沒有站起來，她也在吃香蕉。

李俊：沒關係，我洗就好了。

婆婆：你不熟悉，不用洗了，等我吃飽了，我來洗。

李俊：婆婆慢慢吃，我洗就好了。

△不知是緊張，還是手滑，李俊打破了一個碗。

△舅媽和婆婆立刻站起來，李俊很不好意思，直道歉。

李俊：對不起！對不起。

舅媽：有沒有割到手？

李俊：沒有。

舅媽：我來吧！

△李俊只好讓步了。

婆婆：平常都是舅媽洗的，她洗得又快又乾淨。

△李俊窘得不得了，他走也不是，只好看著舅媽做著。

△阿舅一直沒有說話，他站起來，回頭對三個人說。

阿舅：我到實驗室去了。

△阿舅走了，廚房的工作告了一個段落，婆婆和李俊分別上樓去了。留下舅媽一個人，就是一盞小燈看著報紙和信件。

△剛才的許多意外使這寧靜顯得格外的和祥。

△李俊慌慌張張地跑下來。

李俊：舅媽，妳要不要到婆婆房間看一看，我聽見好奇怪的嘔吐聲，敲婆婆的房門，她也沒反應。

△舅媽站起來，但不是太著急地上了樓。

舅媽：媽！媽！妳在做什麼？

△停了一下，我們聽見婆婆若無其事的回答。

婆婆：我在做運動。

△舅媽回房去了，李俊也只好回房，他坐在地毯上，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燈漸暗，如同夜已深了似的。

△幻燈打出了那片水光油綠的水草地，一隻白鷺驚踏水覓食。

二場 芒種

△李俊在一道光柱裡，沉默地望著觀眾。有一會兒。

李俊：到美國好幾天以來，我一直睡得很好。我還很高興地告訴婆婆，我不受時差的影響。不知道是午睡睡久了，還是下午的事：我失眠了。阿舅，他一直是我最尊敬的人，可是我也一直不瞭解他，更不敢開口問他。為什麼他不回台灣？為什麼他沒有小孩？為什麼婆婆不住在兒子家，而要住在女婿家？這個書房，是阿舅以前用的，我一直沒敢隨便翻動任何東西。夜深了，我卻很難過，想做點什麼事。要是在白天，我會練打字來打發時間，可是此刻我卻不敢。於是我想隨便看看書，眼睛疲倦了也許就可以睡著了。滿滿的書架，大

部份是科學的書，我沒什麼興趣。在仔細翻找中我才發現，書架的內側，還有一排排的書。等到翻了那些書，那些部份是簡體字印的書，我才慢慢有些瞭解心中一些解不開的謎團。保釣運動、回歸祖國的留美學人、共產主義、台獨……這些只有在三民主義研究社裡才會談到的事情，竟會和我親愛的阿舅有關？而且如此宿命地影響著他的一生。我的腦中充滿了不安，我也知道，以我的個性，和阿舅的沉默，我們是不可能在這裡面取得一個溝通和瞭解的。可是這些問題使夜更漫長，更漆黑、更冷清。我開始嚐到流浪異鄉的滋味了……

△幻燈片裡的山光水色多麼秀麗，陽光燦爛，完全是一個平靜的世界。

△起居室的燈逐漸亮起，婆婆下樓了，她穿著睡袍，翹起二郎腿坐在窗台前的一張矮凳上，用小刀削著蘋果皮。

李俊……南加州的太陽是迷人的，一大早便驅散了昨夜的陰霾。我開心地下樓吃早點。

△李俊下樓後，他原來的光柱便自動消失了。

李俊：婆婆早！

婆婆：早呀！

△鮮紅的蘋果皮，一圈圈剝離果肉，拖得好長好長。削光了皮，婆婆使用力切那顆赤裸黃白的蘋果，一刀一刀，她的嘴因用力而有些扭曲，小刀碰到了盤子，發出刺耳的聲響。

△李俊自動從冰箱拿出吐司、烤熱了，又倒了冰牛奶，便坐在餐桌前，慢慢吃起來了。他沒有塗什麼在吐司上，只是乾啃。

△鮮紅的蘋果皮掛在粉白的窗台前，像一道殷紅的血跡。婆婆用那把小刀將切好的蘋果塊一塊塊送入口中。也許是牙痛，她嚼得很慢，但是津津有味。

△突然她開口說話，嚇了李俊一跳。但婆婆並沒有看著李俊，只是自顧自的說。

婆婆：我種的花都開了，那棵扁柏也長得很好。

李俊：婆婆還種花呀？

婆婆：是呀！到美國來，什麼都要自己動手才划算，人工太貴囉！

李俊：哦！

婆婆：你們年輕人好，有牙齒，我老囉！蘋果都要咬不動了。

△李俊被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弄得楞了一下，會過意之後才說。

李俊：婆婆可以吃香蕉嘛！我看阿舅他們吃好多香蕉。

婆婆：我才不吃香蕉。這裡香蕉太貴了，都是進口的。我還是喜歡吃蘋果，我從小就喜歡吃蘋果呢！

△婆婆吃完了蘋果，收拾了皮和盤子，關好窗，走到餐桌旁。

婆婆：我每天一定要吃一個蘋果，上帝保佑，我的身體才這麼好。

△婆婆也開冰箱拿吐司、倒牛奶，她還拿出一瓶花生醬，然後將牛奶放入微波爐中熱，再拿出來。

婆婆：你們年輕，可以喝冰牛奶，我就是不習慣冰牛奶，胃不好呀！

李俊：我以前也不能喝冰牛奶，一喝就拉肚子！現在不會了，都適應了。

△婆婆沒有理會李俊話中的話，將吐司抹上厚厚的一層花生醬，張嘴便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婆婆：你看你阿舅脾氣多壞，這幾天是你來，他不好意思呢！像昨天晚上那樣，他就是那樣兇，不講理。以前我剛來，他們吵得才兇呢！那時候沒有錢，為了錢不知道吵過多少次，幾乎都要離婚了呢！

△李俊訕訕不知該如何回答。

婆婆：我好急，又難過，拼命禱告，要上帝幫助他們。我也把我的錢全部拿了出來吔！我說：「丫頭，不要再吵了，媽媽給你錢，媽媽把所有的錢都交給妳，不要再吵了。」唉！他們就是不信上帝，信了上帝就不會再吵架了，就有永遠的平安和喜樂！李俊！我送你的荒漠甘泉有沒有讀呀？

△李俊慌忙回答。

李俊：有、有，我每天都看。

婆婆：每天都要看呀！知不知道。

△李俊心虛地點點頭。

婆婆：你阿舅就是不肯相信上帝，還拖著你舅媽不讓她信。他呀！滿腦子就是共產思想。你不知道呀！

△李俊顯然意外，震了一下。

婆婆：他們兩個人以前都像瘋了一樣，整天和一群壞朋友鬼混！我都嚇死了。他們還去大陸呢！所以你阿舅才得那種長白斑的怪毛病，我起先以為是喝牛奶喝多了呢！

△李俊差點將口中的牛奶噴出來。

婆婆：後來我想了想，才知道是上帝在懲罰他。可是他還是不相信、不肯悔改。

△沉默了一下。

婆婆：所以我就想盡辦法，趕走那些鬼朋友。唉呀！還不是你阿舅自己惹的，他會修車嘛！大家窮學生都跑來讓他修，才會去認識那些壞份子嘛！要不然阿舅他一個唸科學的人，才不會去搞政治呢！你看到書房沒有，我把那些壞書全部堆到後面藏起來。

△李俊不知該如何回答，只是瞪大了眼望著得意洋洋的婆婆。

婆婆：你不曉得喲！他們鬧得有多兇，我真是担心死了。嘿！我就站在門口，趕走那些人，叫他們全部滾，不要再來害我們了。我最恨共產黨了，搶走了我們上海的一切，哼！共產黨最毒了。

△李俊偷偷換著氣，他不知道為什麼婆婆會突然如此大發議論。

婆婆：上帝保佑，到底是我拼命禱告。你阿舅他們居然醒了，感謝上帝！他們都正常了，現在。

△兩人一同鬆了一口氣。婆婆也吃飽了。

△李俊搶著洗杯、盤。婆婆也沒阻止的意思。

婆婆：謝謝你哦！小心一點。

△李俊想到昨晚的事，臉紅了。

李俊：今天不會再打破了。

△婆婆很快地上樓去了。

△李俊一面洗著，一面回憶著剛才婆婆的談話，他搖搖頭，歎了一口氣。

△李俊洗好了，擦擦手，站在窗口前，掀開窗簾看著窗外的景緻。突然他發現了什麼，低頭，身子向後退了一步。

△恰好婆婆換了衣服下來，李俊立刻告訴婆婆。

李俊：婆婆，這裡有好多螞蟻。

△婆婆看了一眼，立刻拿了一瓶殺蟲劑，死命地噴殺那些螞蟻，她的臉上現出一種扭曲的猙獰。一會兒，她鬆了一口氣，若無其事地放回殺蟲劑。

婆婆：螞蟻最討厭了，每次都爬得到處都是。

△李俊拿出手帕，掩住鼻口、不僅是濃烈的殺蟲劑，還有一股窒息欲吐的噁心。

婆婆：李俊，你不要陪婆婆到湖邊散散步？我看你都快悶出病來了。

李俊：好呀！

△婆婆轉身拿了一些剩的吐司，用紙包住。

婆婆：這剩的也沒人吃，不如去餵鴨子。

李俊：湖裡有鴨子？

婆婆：是呀！等會兒你就知道了。

△婆婆仔細鎖好了門，和李俊兩人慢步走到了舞台前，她邊走邊說，李俊毫無插嘴的餘地。

婆婆：美國有法律保護野生動物，要不然那裡會有鴨子，要在中國，早就成了北平烤鴨了。你看，這些房子多漂亮，唉！你舅媽他們嫌我，要我搬出來，我一個老太太，英文又不行，連打個電話給牙醫都不會，怎麼一個人住？可是他們嫌我菜做不好，打掃也掃不乾淨，我已經六十五歲了，那裡有力氣？我到美國來，住在他們家也不是白住的，錢全部給他們，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傢俱都是我送他們的吔！從台灣裝了一整個貨櫃運來的吔！——幸虧我還留了一幅畫沒給他們，有人說那幅古畫可以賣一百萬，唉！我是留著以防萬一呀！等考上了美國公民，我就放心了。

李俊：婆婆其實可以到處玩玩嘛！

婆婆：不行呀！老了。

李俊：可以啦！婆婆身體還不錯，趁現在出去走走嘛！

婆婆：不行呀！我要考美國公民。我担心死了，怕考不上呀！而且，我的脚有風濕，不能太累。我的脚有風濕呀！都是以前太辛苦了。跪著擦地板，唉！就是那樣弄出毛病來的。

△李俊不敢再多說什麼了，只學著婆婆撕下一小塊的麵包，丟到水裡餵鴨子。鴨子呱呱叫著。

婆婆：我平常也不出門，最多出來寄寄信，到這裡散散步，一個人是很清靜的。像你阿舅、舅媽，拼命賺錢，是沒有時間休息的。李俊呀！你要學他們，趁年輕的時候多賺一點錢，老了就沒用了。

李俊：阿舅他們都好忙哦！實在沒時間休息。

婆婆：你阿舅每天忙，忙得脾氣都變得好大，動不動就和你舅媽吵，唉！吵什麼嘛！你舅媽當初也不知道怎麼看上他的，可是你藍公公，藍教授就很中意你阿舅，一直覺得找了個好女婿呢！

李俊：其實阿舅如果有個小孩，也許會好一點。

△這句話似乎觸動了婆婆的心事，她立刻有點激動地回答。

婆婆：他們才不要有小孩，有小孩多麻煩。他們兩個人，自由自在，沒有什麼不好。栽培一個孩子要花多少錢？整天受氣不說，還要担心這担心那的，沒有小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現在美國都流行不生小孩，沒有小孩就好了。

△婆婆近於憤怒的回答，使她手中拋麵包的力量不覺增大，嚇走了不少鴨子，呱呱聲不絕於耳。

△李俊知道無法溝通，不再說話了。

△靜了一會兒，婆婆頗自憐地說。

婆婆：沒有小孩就好了。對人的感情不能放太多的，太多了就有負擔，有肉體的罪，到神面前就不能完全，因為神要你完全全屬於祂。我以前就是對小孩的感情太多了，負擔太重。現在好了，我只要神的愛；人，我是不管了。

△李俊看著婆婆，他感到一陣悲涼，偷偷歎了口氣。

△燈悄悄暗了，聲音也隱去。一片靜寂中，幻燈打出了教堂中五彩的玻璃裝飾、十字架上的耶穌、伸出手來面露慈祥的上帝……

△聖潔的音樂淡淡傳入。

四場 小暑

△當幻燈消失，聖樂也淡去之後，婆婆已經在流理枱旁準備做菜了。該是另一天的下午吧！

婆婆：李俊，怎麼樣？教會裡不錯吧？

李俊：嗯！

婆婆：以後你每個禮拜都跟我去，Mrs. Allen 會準時來接我們的。我們去的那個教會，可是被聖靈充滿的，每一個人都好得不得了。

李俊：婆婆不到中國教會？

婆婆：唉呀！他們一直來找我呢！可是中國人在一起，就是話多，而且做完禮拜還要吃飯，太費時間了。我不喜歡，還是外國人的教會有靈氣。對了，李俊，下個禮拜你不必和我參加同一個主日學班，你可以去參加年輕人的主日學，比較有意思嘛！多認識一些外國人，對你很好的。他們都很熱心哦！像我，你阿舅他們不理我，我就和教會裡的朋友說話，像去看牙，Mrs. Allen 就答應要帶我去。只有主裡的弟兄姊妹，才是真正的朋友哦！那天去看現代舞是不是，那是托你的福氣，我以前從來不和他們出去的，都是他們兩個人一起去，我一個老太太，跟去做什麼？票又貴得不得了，我和上帝說話，看看聖經，一天也就過去了，很有意義的。

△李俊笑一笑，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附議似得點點頭。

婆婆：你人很聰明，要相信上帝，這樣會更好的。

李俊：我上樓去練打字了，婆婆。

婆婆：好！

△李俊剛上樓，婆婆突然停下了切菜的手，丟下刀子，捂住手指，她切到手指了，臉色有點白，她動著唇，但發不出聲音。好一會兒，用盡了力氣，才喊出聲。

婆婆：李——俊！

△李俊應聲跑下樓來，關心地問。

李俊：怎麼了？婆婆！

婆婆：我，我切到手指了，流，流了好多血。

△李俊上前一看，婆婆反而縮回了手。

婆婆：麻煩你幫我找一找繃帶和藥水。

△李俊慌亂地找著，但他實在不知東西在那裡。

婆婆：也不知道他們存什麼心，把急救箱藏到那裡去了，想害死我……李俊，你上樓去找，到他們的浴室去找，一定有……

△李俊慌忙上樓，婆婆依舊捂著手指，她急急地走來走去，突然想到了什麼，閉起眼，高喊著。
婆婆：哈里路亞！哈里路亞！……讚美天主！哈里路亞！

△燈光變了，幻燈打出了花蓮太魯閣的山光水色。

婆婆：主呀！求祢原諒我！赦免我的罪。可是……

△婆婆跪下了，她的聲音年輕多了。

婆婆：主呀！現在才到祢的面前來，祢要寬恕我的無知。從前是不認識主的恩惠。上海的生活太好了，所以我才不懂得上帝的恩典。現在我失去了一切，我才知道，不能沒有主。求主給我力量，讓我有勇氣面對生活的艱難，有能力撫養我那年幼的兩個孩子。懇求祢，讓我的丈夫在兵工學校裡能夠一直教書教下去。主呀！我不知道生活會這麼苦，可惡的共產黨，請主咒罵殘忍的共產黨，他們搶走了一切。主，才讓我體會到祢的偉大。我不會做家事，煤爐點不著，烟又薰得我兩眼流淚，我討厭做家事，以前我不必做的……跪著擦地板好辛苦，我的膝蓋好痛……媽媽說，煮菜不可以單炒一樣，一定要成雙，可是現在我們只買得起一種蕃薯葉，我又不會自己種，那菜好難吃……感謝主、讚美主……哈里路亞……

△李俊拿了一堆棉花、綳帶跑下樓。

△幻燈消失，燈光恢復，可是婆婆仍跪在地上喃喃唸著，使李俊楞住了，他伸手抓婆婆的手，婆婆拽開他。

婆婆：哈里路亞……

李俊：婆婆，我幫你包紮，一下就好了。

△婆婆站起來，堅決的說。

婆婆：不用了，我唸哈里路亞就可以，哈里路亞……你看，血已經止了。哈里路亞，感謝、讚美主……我要到房裡去禱告了。哈里路亞……

△說完話，婆婆捂著手，聖潔地上樓去了，留下發楞的李俊。

△燈光漸暗。

五場 處暑

△幻燈打出各種美式速食的招牌，麥當勞、溫娣、肯塔基……以及各種漢堡、炸雞、可樂、咖啡。

△燈光亮時，阿舅和李俊各端一個托盤，上面有一份漢堡、可樂等。他們坐下，吃著。

阿舅：哼！偏見那麼重，死了不更好，趕緊上天堂。上帝，地上的事都管不了了，還管上帝。

△阿舅咬一口漢堡，使話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了。

阿舅：我不能理她，一理她我會氣死。她不討人喜歡嘛！根本就不會說話。有時候我很為難，那麼老了，可是……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這個做女婿的太不肖了。可是你不能讓她，她實在是太自以為是了，我們的朋友都不是好人，她一個一個把別人趕走，優越感那麼重，其實屁也不懂。

△李俊偷看一眼阿舅，依舊安靜的聽著。

阿舅：她剛來的時候，我們其實對她很好，可是越來越不對勁，她什麼都管，什麼都要照著她的方法做，我們實在受不了了，只好不理她。她那種人，對她愈好，她就愈騎到你頭上來，想控制你的一切。

李俊：那，那她為什麼不和兒子住一起？

阿舅：鬥不過媳婦呀！而且她要享受嘛！在那裡，兩個孫女把她煩死了，她那裡可以像在我們家那麼舒服，想睡到幾點就睡到幾點，也不用做什麼事。

李俊：她忙著做晚餐，夠她做的……

阿舅：我們可不要她做。菜又難吃，又只做她想吃的。以前你舅媽下廚，我偶爾也幫點忙，情感多少可以調劑一下，她一來，什麼都不一樣了。所以我們常常找藉口出來吃飯，唉！說句開玩笑的話，有時候想看一點比較黃的電視節目，一想到她道貌岸然、假道學的樣子，就不好意思看了。

李俊：其實讓她做點消遣，也不錯嘛！她不是想插花，也會畫國畫嗎？

阿舅：她只是在趕時髦，當教授太太的時候，跟別人比東比西的，當然要有點氣質了。唉！人怎麼會這麼悲哀？信教，信教也是學著別人趕流行，最好她變成美國人，她才會甘心。精神病呀！你知不知道，她和媳婦吵架，精神分裂住進了醫院，現在是好一點了，那是用藥物控制的。她說她看到上帝、被什麼聖靈充滿，不是精神病是什麼？

△李俊沒有再問話了，他有點難過。

阿舅：快吃吧！我沒多少時間了，我們吃完了再把車子練一練，等我有空就帶你去考駕照。

△李俊點點頭，大口喝著可樂。

△燈光暗轉，幻燈打出各種汽車的部份，車身、方向盤、剎車、油門、速率錶……

△汽車引擎和喇叭聲響著。

六場 白露

△當喇叭聲逐漸消失，室內的光也代替了幻燈。

△婆婆與媳婦沖沖地和李俊走進來，她手上拿了一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還有一包絲綫。

婆婆：李俊呀！來，嚐一嚐這種巧克力，婆婆請客。我平常最喜歡走到那個 Shopping Center 逛一逛了。那裡東西都好貴喲！快，嚐一嚐這種最有名的巧克力。美國人吃糖才吃得多吃得多呢！都吃得胖得要命，像 Allen 她先生，就是上次帶我們到教會的那個外國人，他就是愛吃糖，現在有糖尿病，不能吃了。來，你吃一塊看看。

△李俊嚐了一口，婆婆期待著他的讚美。

李俊：不錯！

△對這種反應婆婆顯然不滿意，她用力揉去漂亮的巧克力盒的包裝紙。手指上的繃帶紗布清晰可見。
婆婆：這種巧克力很貴的呢！

△婆婆自己塞了一塊到口中，一面拿出新買的絲線看著，很滿意的樣子。
婆婆：我要再給孫女們做髮結，她們一定很喜歡。

△看著那些絲線，很滿足地，婆婆陷入了沉思之中。

△叮叮噹噹的鈴聲似乎是從地底傳來的，漸漸充滿了四周。

△燈光又轉變了。幻燈打出了昔日上海的景緻。

△婆婆撫著自己的頭髮，絲綫垂著，彷彿是條辮子。

婆婆……我那時候才唸中學，我們家是上海租界地裡最漂亮的房子。……我有三個佣人專門侍候我吔！每天上學，一個拿書包，一個拿飯盒，另外一個就算我的跟班……我們家是上海最大的紡織廠，好多工人吶！……我那時候就喜歡吃這種巧克力，還有蘋果，每天都要吃一個吔！……然後，我就遇見了丫頭的爹，他好年輕，又有學問，雖然沒有錢，可是我們家有錢哪！……生下丫頭，又生下兒子，他們都說我最幸福了……可是，可是共產黨來了，我們就有一個同學被強姦，又被殺了。……我們就逃難，什麼東西也沒能帶，最後還是我用了七根金條才換來船票，我們才逃到台灣，才到花蓮……可是，什麼都沒有了，上海，沒有了……我好怕……我想吃巧克力也沒有了，我不要過那種苦日子，我不要……我要吃巧克力，……丫頭，媽都是為了妳才千辛萬苦逃出來的……你不要媽了嗎？不要喝酒，不要喝那麼多酒……我担心死了，上帝……
△鈴聲又響著，蓋住了婆婆的聲音，燈光迅速變換，恢復了原來的室內光綫。
△是電話鈴響了。婆婆趕緊去接。

婆婆：Hallo……Yes This……is……Mrs. Len……哦！How are You Mrs. Allen……In fine……

△李俊聽見婆婆結巴的英文，有點想笑，但還是忍住了，他只好裝作沒聽見。

△沒多久，婆婆掛了電話，笑咪咪地告訴李俊。

婆婆：你看，他們多好，Mrs. Allen 還打電話來向我問好呢！他們都為我的牙齒禱告呢！

△婆婆拿起電話、按鍵。

婆婆：你舅媽不知道有沒有幫我約時間。……Hallo I want to talk with Miss Sophia … I am her mother……喂！丫頭呀！有沒有替媽媽辦事呀？喂！……牙醫呀！……約好了呀？……喂！……明天下午三點半……哦！不用妳帶我去了，教會裡的朋友會帶我去，謝謝你，再見。

△婆婆一下子就掛了電話，堅決地讓李俊吃了一驚。但婆婆神色若定，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異常，她站起來，邊走邊說。

婆婆：李俊呀！快點學會開車，會開車就可以到處跑了，多自由，不必等別人來可憐你。

李俊：等我學會了開車，再帶婆婆出去玩。

婆婆：不用了，婆婆有上帝，什麼都不想囉！謝謝你。李俊，你不知道，你阿舅多疼你，以前你舅媽開車，都是到汽車訓練班學的，他那有時間教你舅媽。你看他那麼忙，還親自教你，你要好好學。你阿舅開車最守規矩了，安全帶都繫得好好的，開車也穩，不像你舅媽那麼隨便。你要好好練習喲！

△燈光漸漸暗去。

七場 寒露

△幻燈打出冒著熊熊火光的壁爐，十分溫暖的樣子。

△阿舅、舅媽和李俊圍坐著，舅媽的手還不停撥弄著，似乎是在轉動著爐中的木頭。

△燈漸亮了，顯然他們已經談了很久了，阿舅很高興地大笑著。

阿舅：我那時候還想跟人家去唱歌仔戲呢！其實我很害羞，小時候嘛！覺得唱歌仔戲很好玩呀！

△婆婆正好走進。

婆婆：誰要唱歌仔戲？

李俊：阿舅在說他小時候啦！

婆婆：哈哈！立德，你會嗎？哈……

阿舅：要是那時候真去了，說不定就會了。

△阿舅有點不悅地辯解著，舅媽微微笑著，婆婆又說。

婆婆：吔！丫頭，你記不記得小時候，在花蓮演話劇？兵工學校嘛！他們跑來跟我說：「師母，我們一定要令媛出來客串一角，我們太需要這麼一個聰明的小童星了。」唉呀！排戲呀！我們丫頭像個公主一樣，就是那次排戲呀！八個禮拜沒去上課。

舅媽：是呀！再回學校上課，數學就跟不上了，什麼叫繁分數，我一點也不懂，他們已經教到繁分數了，天知道什麼是繁分數，從此以後，我就和數學拉不上綫，在那以前，我還是數學天才呢！

婆婆：後來考初中，我們花了好多錢請一個家教給丫頭補習。可是那個老師不好，是那種要錢不負責的老師，唉呀！花了好多補習費耶！

李俊：我長這麼大，還沒補習過吔！

阿舅：那有錢補習呀！你外公，唉！看錢比什麼都重，我沒錢交學費他也不管，都是二姐偷偷塞給我的。後來你媽嫁到台北，我還是常常跑去找她，向二姐要錢嘛！上了大學還是窮哈哈的。以前的日子，真不知是怎麼過的。

婆婆：李俊，你媽不是養了很多狗嗎？以後到美國來，那些狗怎麼辦？

李俊：大概是賣掉吧！

婆婆：那可以賣很多錢哦！養狗就有這麼好處，可是我呀！最討厭貓呀！狗呀的，太麻煩了。——咿！隔壁那隻貓已經不來大便了。那個藥挺管用的。你們聊吧！我要上去禱告了。Have a good time.
△婆婆上樓去了。

阿舅：我小時候還為了一隻小狗和別人打架呢！那時候愛狗愛的要死，你外公又不肯讓我養，有一次我就去偷別人的狗，明知道是別人的，別人小孩來討小狗，我還死不承認，和他大打出手。

△阿舅笑了，李俊極感興趣地問著。

李俊：那後來呢？

阿舅：還不是乖乖還給別人了。哈……

△一直沉默著的舅媽說話了。

舅媽：你還好意思說，粗魯的傢伙。

△三個人都笑了。阿舅站了起來。

阿舅：我到實驗室去看一下了。

△阿舅走了，舅媽看著他走遠的背景，有點感慨。

舅媽：其實偶而這樣聊一聊也很好，是不是？我從來還不知道他喜歡狗，想當歌仔戲演員呢！

李俊：你們都太忙了，沒時間聊天嘛！

△兩人都沒有說話了。有那麼一會兒。

李俊：舅媽，有些話我不知道該不該問？

舅媽：你說嘛！

李俊：我睡在書房裡，我是說晚上睡不著，會翻翻那些書，對不起，沒有經過你們的同意——

舅媽：沒有關係！

李俊：我不明白，你和阿舅到底是怎麼想，我是指政治。

舅媽：年輕時候，充滿了理想和希望。愛中國，回到中國，想把一生的力量都奉獻給中國，我和你阿舅都一樣，有年輕的時候。可是回去以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人到底是自私的，我們只好又回到這裡。

李俊：我常聽阿舅罵美國，你們為什麼不回台灣呢？

舅媽：在這裡生活了二十年，每天罵，每天還是活了下去。台灣有台灣的好處，也有我們不適應的地方。比方做生意，到處講人情，不是按規矩辦事的，這點你阿舅最不適應了。我只能說，雖然看不慣這裡的一切，可是比起海峽兩岸，這裡雖然是別人的土地，我們卻好像比較有活動的空間，這是我們的悲哀，中國人的悲劇。

△李俊不敢再多問了，只是看著舅媽。舅媽突然站起來，走了出去。

△鋼琴聲又斷斷續續奏起，同樣的曲調，這次卻流暢多了。只是淒涼依舊。

△火花照在李俊年輕的臉上，四周的光卻漸暗了。

△樓上的光悄悄亮了一小塊，在紗幕後面，我們第一次看到婆婆出現在她的房間裡。她在祈禱，但是那祈禱毋寧說是一種作法。她拍著手，圍著小圈圍繞，她唱著歌，然後跪下來祈禱，專注的神情不容我們懷疑她的虔誠，但一切都和我們腦中的上帝太遠了。

△李俊緩緩站起，對著觀眾說話。

李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婆婆禱告。不是故意的。平常我只聽見她拍手、唱歌的聲音，隱隱約約，並不清楚，我也無從想像她的禱告會和別人有什麼不同。更何況我跟著她上教會、一起查經禱告，看她虔誠地將厚厚的奉獻袋交到教堂執事手中。那天晚上偶然地從百葉窗縫裡看到她奇特的祈禱過程，平常她都是緊密門窗的。我心中有些黯然，我也曾尋求上帝的安慰，但我終於還是離開了祂，只是我知道，心中有愛，心中永遠也有神的存在。就在看到婆婆祈禱的那一刻，我決定，我要離開這裡。

△婆婆房內的光逐漸暗去。

八場 霜降

李俊：我告訴阿舅、告訴舅媽，他們沒有表示什麼，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過了感恩節，我就動身。感恩節那天，阿舅請了好多客人，熱鬧開關的，舅媽還親自下廚，我也露了一手，所有的人都好開心。可是等到客人離去，婆婆上了樓，我也回房休息，卻聽見阿舅和舅媽的爭執。

△燈光驟亮，李俊閃到了樓上，阿舅怒氣沖天地進了門，鋼琴聲仍在繼續。

阿舅：你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說話那麼硬，跟你媽一樣。口口聲聲你們、你們，把別人分得那麼開，把你自己看作什麼聖人？

△鋼琴聲停了。舅媽衝出來。

舅媽：我又怎麼了？我是為公司好，你自己說，公司沒有你，能維持嗎？他們到底在做什麼？計較這計較那，什麼都有意見，他們做了多少？

阿舅：公司是大家建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用處，你不參與就別多說話，為什麼總是要去傷害別人呢？

舅媽：我沒有辦法和他們商量事情，觀念不同嘛！我和他們一點也沒法說話。

阿舅：你又和誰可以說話了？

舅媽：和李俊就可以。他雖然年紀小，但是有腦袋，我就是可以和他談得來。

△阿舅壓低了嗓子，但仍然繼續說著。

阿舅：到房裡談吧！

△李俊躲在一旁，看著阿舅他們消失了身影，才緩緩走下來。

△婆婆竟也下來了。

婆婆：他們吵得我頭好痛。唉！要是他們能有個孩子，也許會好一點。以前就是這樣吵，舅媽還酗酒呢！

△李俊沉默不語。

婆婆：李俊，好不好過了聖誕節再走？

△李俊帶著歉意地搖搖頭。

李俊：紐約的學校十一月二十六日就開課了，晚了就來不及入學了。

△婆婆歎了口氣。

婆婆：你不會忘恩負義吧？以後要好好待我們。

△李俊震了一下。

李俊：會的，婆婆，你們對我那麼好，我不會忘記的。

婆婆：唉！沒有小孩也好，有時候，一個孝順的外甥比不孝的兒子好多了。

△婆婆上樓去了，留下李俊孤單一人，陰影打在他的臉上。

李俊：我是無意介入他們的生活，雖然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彼此的緊張和隔閡，但是除了去愛，我無能為力。也許是我的那一點點小關心使他們都喜歡我，也許不是，可是我害怕背負太多不可解釋、無法掙扎出的包袱，所以我還是硬著心走了。婆婆不再和我多說什麼，甚至，在我走前一夜，她還要我清洗一下浴室，她說我淋浴，污垢都冲到玻璃門的小縫裡，於是給了我一把舊牙刷，讓我好做事。我照做了，雖然氣得發抖。至於舅媽，就像婆婆說的，她是一個公主，從小驕生慣養，沒吃過什麼苦，可是，四十二歲的公主，唉！
△燈光暗轉。

九場 小雪

△幻燈打出漂亮的聖誕樹和閃閃發亮的燈飾。

△聖誕氣氛充滿了空間。

李俊：舅媽破例陪我去拿機票，我則陪她逛街，然後我們坐在小咖啡座裡喝咖啡。

△舅媽端了兩杯咖啡，和李俊坐下。

舅媽：謝謝你陪我逛街。

李俊：那裡，我才該謝謝舅媽呢！

舅媽：我不會說話，可是和你聊天，我很開心。你知道，媽媽一向怕別人搶走了她在家裡的地位，所以她會趕走

我們的朋友，趕走我們的親戚。可是這一次她不一樣了，我知道，她是真的喜歡你。

李俊：其實大家都對我好。

舅媽：我有時候真想一個人住算了，住在一個閣樓裡，需要你阿舅的時候，他可以到那裡去，不想和別人在一起時，便可以獨自一個人。媽媽她在我身邊一天，我就一天不能長大，可是她死也不肯搬出去住。

李俊：她太寂寞了。我想她會喜歡我，只是因為我可以聽她訴苦。

舅媽：不只這樣，我們也想盡辦法讓她開心，要她去旅行，但是她總是疑心我們要拋棄她。弟弟那裡，她也不肯去，真是的。我以前只能和弟弟可以聊得來，現在是你。昨天晚上，和你阿舅吵了一架。他說得對，我是該好好反省一下了，可是你知道嗎？媽媽在我身邊，我就長不大，永遠也不可能。也許，有了錢，替她在附近買間房子，讓阿姨陪她一起住，這樣對大家都好。……

△李俊站起來了，看著無聲說著的舅媽，他走到舞台的另一端。

李俊：那是一個很特別的下午，但很快就過去了，第二天清晨，我就走了，臨走的時候，舅媽和婆婆都起牀了。

△舅媽和婆婆穿著睡袍，站在樓梯口。

舅媽：李俊，自己多保重。

婆婆：李俊，別忘了給婆婆來信。

李俊：我知道，謝謝你們的照顧！早上天涼，你們去睡吧！阿舅送我就好了。

△兩人點點頭，揮手。

△燈光暗去。

十場 大寒

△幻燈打出飛機、機場的畫面。

△舞台上只剩下李俊一人，他背著旅行袋。

△燈漸亮時，阿舅走了進來。兩人坐下，沒有說話。

△耳邊響起一陣飛機的引擎聲，和播音小姐快速的播音。

△兩人依然沉默著。

△最後，李俊站起來了。阿舅也站起來。

李俊：阿舅，不好意思，總是麻煩你。這麼久打擾你們的生活，真的很謝謝。

阿舅：沒什麼。英文有句話說 Take Care，意思就是說好好照顧自己。知不知道。

△李俊點點頭，阿舅拍拍他的肩。

△李俊走了，走向舞台前端，阿舅看著，然後他自己也走出了舞台。

△幻燈打出了許多大城市，紐約、洛杉磯、華盛頓……台北。

尾聲 雨水

△一道光柱包住了李俊，他站在舞台最前端。

李俊：我就這樣走了，到紐約，再到各地流浪。最後，我還是決定讓自己的脚踏上台北的土地，我相信，那會使我更踏實一點。

△婆婆緩緩地坐在窗台前，削蘋果，一如從前，把鮮紅的蘋果皮垂在粉白的窗台前。

李俊：可是我忘不了曾經發生的事，曾經相處過的人。我真的懷疑，那會是一個夢嗎？

△婆婆的燈暗去，一張幻燈打出，是乾涸的河牀，不再有水草的綠意，一隻鷺鷥在其間佇立，洗刷著牠的羽毛。

李俊：我不敢相信，婆婆曾經逼著丈夫拼命賺錢，逼著兒女升學留學，逼著自己變成一個美國公民。丈夫死了，兒子變成別人的丈夫，女兒不理自己，可是她給我寫的信還是充滿了上帝的話，那些抄自聖經的話。滿滿的三大張信紙，我卻只能找到一句和她有關的生活片段：她終於考過了，變成一個真正的美國公民。

我開始覺得，她是一隻白鷺鷥，隨著生命的轉換而遷徙，漂洋渡海，不食不停，她拆毀舊巢，飛到異鄉，度過了每一個冬天。只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白鷺鷥在異鄉生了根，甘心在那裡度過此生此世。婆婆如此，舅媽如此，阿舅也如此，他們都是撲著白翅膀的白鷺鷥。

△鷺鷥的呱噪聲響起，燈暗了。幻燈上隻隻白鷺鷥點綴著山明水秀，有千萬點白鷺鷥。

△突然一陣雷鳴，鷺鷥驚起，白靄靄一片，像大地上揚起的一捧雪。

△幻燈也消失了，聲音漸杳。